

王陽明集

許嘯天整理

語錄

正德乙亥，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。先生與甘泉先生論「格物」之說，甘泉持舊說。先生曰：「是求之於外了！」甘泉曰：「若以「格物」理爲外，是自小其心也。」九川甚喜舊說之是，先生又論「盡心」一章，九川一聞，卻遂無疑。後家居，復以「格物」遺質。先生答云：「但能實地用功，久當自釋。」九川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，覺朱子「格物」之說非是，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。——物字未明。——己卯歸自京師，再見先生於洪都。先生兵務倥傯，乘隙講授。首問：「近年用功何如？」九川曰：「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，只是誠意，自明明德於天下，步步推入，根源到誠意上，再去不得，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？後又體驗，覺得意之誠僞，必先知覺乃可。——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爲證，豁然若無疑，卻又多了格物工夫。又思來吾心之靈，何又不知意之善惡？只是物欲蔽了，須格去物欲，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。又自疑工夫顛倒，與誠意不成片段，後聞希顏。」

希顏曰：「先生謂格物致知，是誠意工夫極好。」九川曰：「如何是誠意工夫？」希顏令再思體看。九川終不悟。請問：「先生曰：『惜哉！此可一言而悟，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。』——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。」九川疑曰：「物在外，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？」先生曰：「耳目口鼻四肢，身也；非心安能視聽言動？心欲視聽言動，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。故無心則無身，無身則無心，但指其充塞處言之，謂之身；指其主宰處言之，謂之心；指心之發動處，謂之意；指意之靈明處，謂之知；指意之涉著處，謂之物；只是一件。意未有懸空的，必着事物，故欲誠意，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，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，則良知之在此事者，無蔽而得致矣。——此便是誠意的工夫。」九川乃釋然。破數年之疑。又問：「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，謂：『格物猶言造道。』」又謂：「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，以身至之也。」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，似與先生之說漸同。先生曰：「甘泉用功，所以轉得來，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，他亦不信；今論格物亦近，但不須換『物』字作『理』字，只還他一『物』字便是。」後有人問九川曰：「今何不疑『物』字？」曰：「中庸曰：『不誠無物。』程子曰：『物來順應。』又如物各付物，胸中無物之類，皆古人常用字也。」他日先生亦云然。

九川問：「近年因厭泛濫之學，每要靜坐，求屏息念慮，非惟不能，愈覺擾擾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念如何？」

可息，只是要正。」曰：「當自有無念時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實無無念時。」曰：「如此卻如何言靜？」曰：「靜未嘗不動，動未嘗不靜；戒謹恐懼即是念，何分動靜？」曰：「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？」曰：「無欲故靜，是靜亦定；動亦定的定字，主其本體也。戒懼之念，是活潑地，此是天機不息處；所謂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』一息便是死，非本體之念，即是私意。」

又問：「用功收心時，有聲色在前，如常聞見，恐不是專一。」曰：「如何欲不聞見？除是槁木死灰耳。雙目盲則可；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，便是。」曰：「昔有人靜坐，其子隔壁讀書，不知其勤惰，程子稱其甚敬，何如？」曰：「伊川恐亦是護他。」

又問：「靜坐用功，頗覺此心收斂，遇事又斷了，旋起個念頭，去事上省察；事過又尋舊功，還覺有內外，打不作一片。」先生曰：「此『格物』之說未透，心何嘗有內外？卽如惟濬，今在此講論，又豈有一心在內，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，卽是那靜坐時心？功夫一貫，何須更起念頭？人須在事上磨鍊，做功夫乃有益，若止好靜，遇事便亂，終無長進。那靜時功夫，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。」後在洪都，復與于中國談論內外之說，渠皆云：「物自有內外，但要內外並着功夫，不可有間耳。」以質先生，曰：「功夫不離本體，本體原無內外，只爲後來做工夫的，分了內外，失其本體了。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

要有內外，乃是本體功夫。」是日俱有省。

庚辰往虔州，再見先生。問近來功夫，雖若稍知頭腦，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。先生曰：「爾卻去心上尋個天理，此正所謂理障。」——此間有個訣竅。曰：「請問如何？」曰：「只是致知。」曰：「如何致？」曰：「爾那一點良知，是爾自家的準則，爾意念着處，他是便知，是非便知，更瞞他一些不得。爾只不要欺他，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，善便存，惡便去，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，此便是格物的真訣。致知的實功，若不靠着這些真機，如何去格物？我亦近年體貼出來，如此分明，初猶疑只依他，恐有不足，精細看，無些少欠缺。」

崇一曰：「先生致知之旨，發盡精蘊，看來這裏再去不得。」先生曰：「何言之易也！再用功半年，看如何；又用功一年，看如何；功夫愈久，愈覺不同，此難口說。」

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，體驗如何？九川曰：「自覺不同，往時操持，常不得個恰好處，此乃是好處。」先生曰：「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，我初與講時，知爾只是忽易，未有滋味；只這個要妙，再體到深處，日見不同，是無窮盡的。」又曰：「此「致知」二字，真個是千古聖傳之秘，見到這裏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」

先生曰：『大凡朋友，須箴規指摘處少，誘掖獎勵意多，方是。』後又戒九川云：『與朋友論學，須委曲謙下，寬以居之。』

九川臥病虔州，先生云：『病物亦難格，覺得如何？』對曰：『工夫甚難。』先生曰：『常快活，便是工夫。』有一屬官，因久聽講先生之學，曰：『此學甚好，只是簿書訟獄繁難，不得爲學。』先生聞之，曰：『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，懸空去講學？爾既有官司之事，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，纔是真格物。如問一詞訟，不可因其應對無狀，起個怒心，不可因他言語圓轉，生個喜心，不可惡其囁託，加意治之；不可因其請求，屈意從之；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，隨意苟且斷之；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，隨人意思處之。這許多意思，皆私。只爾自知，須精細省察克治，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，枉人是非，這便是格物致知。簿書訟獄之間，無非實學；若離了事物爲學，卻是著空。』

于中國裳輩同侍食。先生曰：『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，食了要消化；若徒蓄積在肚裏，便成痞了，如何長得肌膚？後世學者，博學多識，留滯胸中，皆傷食之病也。』

先生曰：『聖人亦是學知，衆人亦是生知。』問曰：『何如？』曰：『這良知，人人皆有；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，兢兢業業，惺惺翼翼，自然不息，便也是學。只是生的分數多，所以謂之生知安行；衆人自孩

提之量，莫不完具此知，只是障礙多。然本體之知，自難泯息，雖學問克治，也只憑他；只是學的分數多，所以謂之學知利行。」

黃以方問：「先生「格致」之說，隨時格物以致其知，則知是一節之知，非全體之知也，何以到得「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」地位？」先生曰：「人心是天淵。心之本體，無所不該，原是一個天，只爲私欲障礙，則天之本體失了。心之理無窮盡，原是一個淵，只爲私欲窒塞，則淵之本體失了。如今念念致良知，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，則本體已復，便是天淵了。乃指天以示之曰：『比如面前見天，是昭昭之天，四外見天，也只是昭昭之天；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，便不見天之全體，若撤去房子牆壁，總是一個天矣！』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，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；於此便見一節之知，卽全體之知，全體之知，卽一節之知，總是一個本體。」（以下門人黃直錄）

先生曰：「聖賢非無功業氣節，但其循着這天理，則便是道，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。」發憤忘食，是聖人之志；如此，真無有已時。樂以忘憂，是聖人之道；如此，真無有戚時，恐不必云得不得也。

問知行合一。先生曰：「此須識我立言宗旨。今人學問，只因知行分作兩件，故有一念發動，雖是不善，

然卻未曾行，便不去禁止。我今說個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，便即是行了；發動處有不善，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須要徹根徹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，此是我立言宗旨。」

聖人無所不知，只是知個天理，無所不能，只是能個天理。聖人本體明白，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，便去盡個天理；不是本體明後，却於天下事物，都便知得，便做得來也。天下事物，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，不勝其煩，聖人預是本體明了，迹何緣能盡知得？但不必知的，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，聖人自能問人。如子入太廟，每事問之類，先儒謂雖知亦問——敬謹之至，此說不可通——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，然他知得一個天理，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，不知能問，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。」

問：「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，善惡兩端，如冰炭相反，如何謂只一物？」先生曰：「至善者心之本體，本體上才過當些子，便是惡了。不是有一個善，却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；故善惡只是一物。直因聞先生的說，則知程子所謂「善固性也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。」又曰：「善惡皆天理，謂之惡者本非惡，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。」其說皆無可疑。

先生嘗謂「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便是聖人。」直初時聞之覺甚易，後體驗得來，此

個功夫，着實是難。如一念雖知好善惡，然不知不覺，又夾雜去了；才有夾雜，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的心。善能實實的好，是無念不善矣；惡能實實的惡，是無念及惡矣。如何不是聖人？故聖人之學，只是一誠而已。

問：『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，屬聖人分上事；修道之謂教，屬賢人分上事。』先生曰：『衆人亦率性也，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；故率性之謂道，屬聖人事。聖人亦修道也，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；故修道之謂教，屬賢人事。』又曰：『中庸一書，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，故後面凡說君子、說顏淵、說子路，皆是能修道的；說小人，說賢知愚不肖，說庶民，皆是不能修道的。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，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。』

問：『儒者到三更時分，掃蕩胸中思慮，空空靜靜，與釋氏之靜只一般；兩下皆不用，此時何所分別？』先生曰：『動靜只是一個，那三更時分，空空靜靜的，只是存天理。——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，如今應事接物的心，亦是循此天理，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。故動靜只是一個，分別不得；知得動靜合一，釋氏毫釐差處，亦自莫辨矣。』

問：『人在座，有動止甚，矜持者。』先生曰：『人若矜持太過，終是有弊。』曰：『矜持太過，如何有弊？』曰：『

人只有許多精神；若專在容貌上用功，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！有太直率者。先生曰：『如今講此學，卻外面全不檢束，又分心與事爲二矣。』

先生嘗言：『佛氏不着相，其實着了相；吾儒着相，其實不着相。』請問曰：『佛怕父子累，卻逃了父子；怕君臣累，卻逃了君臣；怕夫婦累，卻逃了夫婦；都是爲個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，便須逃避。如吾儒有個父子，還他以仁；有個君臣，還他以義；有個夫婦，還他以別；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？』

黃勉叔問：『心無惡念時，此心空空蕩蕩的，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？』先生曰：『既去惡念，便是善念，便復心之本體矣。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，雲去光已復矣；若惡念既去，又要存個善念，即是日光之中，添燃一燈。』（以下門人黃修易錄）

問志於道一章。先生曰：『只志道一句，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。譬如做此屋，志於道，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，經營成個區宅。據德，却是經畫已成，有可據矣。依仁，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，更不離去。游藝，却是加些畫采，美此區宅。——藝者義也，理之所宜者也；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，皆所以調習此心，使之熟於道也。——苟不志道而游藝，却如無狀小子，不先去置造區宅，只管要去買畫挂，做門面，不知將挂在哪里？』

問：「生之謂性，告子亦說得是；孟子如何非之？」先生曰：「固是性，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，不曉得頭腦；若曉得頭腦，如此說亦是。」孟子亦曰：「形色，天性也。」這也是指氣說。」又曰：「凡人信口說，任意行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，此是所謂生之謂性，然卻要有過差。若曉得頭腦，依吾良知上說出來，行將去，便是停當；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，這身行，豈能外得氣？別有個去行去說？故曰：『論性不論氣，不備；論氣不論性，不明。』——氣亦性也；性亦氣也。——但須認得頭腦是當。」

又曰：「諸君功夫，最不可助長，上智絕少，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，一起一伏，一進一退，自是功夫節次，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工夫了，今卻不濟，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，這便是助長，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，此非小過。」——譬如走路的人，遭一蹶跌，起來便走，不要欺人，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。——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，依此良知忍耐做去；不管人非笑，不管人毀謗，不管人榮辱，任地功夫，有進有退，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，不息，久久自然有得力處，一切外事，亦自能不動。」又曰：「人若着實用功，隨人毀謗，隨人欺慢，處處得益，處處是進德之資；若不用功，只是魔也，終被累倒。」

一友常易動氣責人，先生警之曰：「學須反己，若徒責人，只見得人不見自己非；若能反己，方見

自己有許多未盡處，奚暇責人？舜能化得象的傲，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；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，就見得象的不是矣。象是傲人，必不肯相下，如何感化得他？是友感悔。曰：『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；凡當責人時，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。』

問：『易朱子主卜筮，程傳主理，何如？』先生曰：『卜筮是理，理亦是卜筮；天上之理，孰有大於卜筮者乎？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爲占卦上看了，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；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，慎思明辨篤行之類，皆是卜筮。——卜筮者，不過求決狐疑，神明吾心而已。易是問諸天，人有疑，自信不及，故以易問天，謂人心尚有所涉，惟天不容僞耳。』

黃勉之問：『思無邪一言，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？』先生曰：『豈特三百篇，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；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，思無邪一言，也可該貫；此外更有何說？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。』

問道心人心。先生曰：『率性之謂道，便是道心；但着些人的意思在，便是人心。道心本是無聲無臭，故曰：『微依着人心行去，便有許多不安穩處。』故曰：『惟危。』

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？先生曰：『只要曉得，如何要記得？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，只要明得自家本體，若徒要記得，便不曉得，若徒要曉得，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。』

問志士仁人章。先生曰：「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，不問當死不當死，定要宛轉委曲保全；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，忍心害理，何者不爲？若違了天理，便與禽獸無異；使像生在世上百千年，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的禽獸；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。比于龍逢，只爲他看得分明，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。」

先生語陸元靜曰：「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，志亦好博，但聖人教人，只怕人不簡易，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，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，卻似聖人教人差了。」

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先生曰：「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。」又問：「人睡熟時，良知亦不知了。」曰：「不知何以一叫便應？」曰：「良知常知，如何有睡熟時？」曰：「向晦宴息，此亦造化常理；夜來天地混沌，形色俱泯，人亦耳目無所睹聞，衆竅俱翕，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。天地既開，庶物露生，人亦耳目有所睹聞，衆竅俱闢，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，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。故上下與天地同流，今人不曾宴息，夜來不是昏睡，卽是妄思覺寐。」曰：「睡時功夫如何用？」先生曰：「知晝卽知夜矣；日間良知，是順應無滯的；夜間良知，卽是收斂凝一的，有夢卽先兆。」

先生曰：「邵家說到虛，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？佛氏說到無，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？但邵家

說虛，從養生上來；佛氏說無，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；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，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。——便於本體有障礙。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，更不着些子意在。良知之虛，便是天之太虛；良知之無，便是太虛之無形。日月風雷山川民物，凡有現象形色，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。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，天地萬物，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，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，能作得障礙？

或問：『釋氏亦務養心，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，何也？』先生曰：『吾儒養心，未嘗離卻事物，只順其天則，自然就是功夫；釋氏却要盡絕事物，把心看做幻相，漸入虛寂去了，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，所以不可治天下。』

或問異端。先生曰：『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，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。』

朱本思問：『人有虛靈，方有良知；若草木瓦石之類，亦有良知否？』先生曰：『人的良知，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；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，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。豈惟草木瓦石爲然？天地無人的良知，亦不可爲天地矣。——蓋天地萬物，與人原是一體；其發竅之最精處，是人心一點靈明。風雨露雷，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，與人原只一體，故五穀禽獸之類，皆可以養人；藥石之類，皆可以療

疾，只爲同此一氣，故能相通耳。」

先生遊南鎮，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：「天下無心外之物；如此花樹，在深山中，自開自落，於我心亦何相關？」先生曰：「爾未看此花時，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；爾來看此花時，則此花顏色——一時明白起來，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。」

又曰：「目無體，以萬物之色爲體；耳無體，以萬物之聲爲體；鼻無體，以萬物之臭爲體；口無體，以萬物之味爲體；心無體，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。」

先生曰：「惟天下至聖，爲能聰明睿知，舊看何等元妙，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。原是聰明，原是心思，原是睿知；聖人只是一能之，爾能處正是良知；衆人不能，只是個不致知，何等明白簡易！」

問：「孟子巧力聖智之說，朱子云：『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。』何如？」先生曰：「三子固有力，亦有巧。」

——巧力實非兩事；巧亦只在用力處。——力而不巧，亦是徒力。三子譬如射，一能步箭，一能馬箭，一能遠箭；他射得到，俱謂之力；中處，俱可謂之巧。但步不能馬，馬不能遠，各有所長，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。孔子則三者皆長，然孔子之和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，消只到得伯夷而極；任只到得伊尹而極；何曾加得些子？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，則其力反過孔子了。——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

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，便自了然。」

問：「知譬曰，欲譬雲；雲雖能蔽日，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，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喜怒哀懼愛惡欲，謂之七情；七者，俱是人心合有的，但要認得良知明白。比如日光，亦不可指着方所，一隙通明，皆是日光所在；雖雲霧四塞，太虛中色象可辨，亦是日光不滅處，不可以雲能蔽日，教天不要生雲，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，皆是良知之用，不可分別善惡，但不可有所着；七情有着，俱謂之欲，俱爲良知之蔽，然纔有着時，良知亦自會覺，覺即蔽去，復其體矣。此處能勘得破，方是簡易透徹功夫。」

問：「樂是心之本體，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，此樂還在否？」先生曰：「須是大哭一番了，方樂，不哭便不樂矣！雖哭，此心安處，即是樂也；本體未嘗有動。」

鄉人有父子訟獄，請訴於先生；侍者欲阻之，先生聽之，言不終辭，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。柴鳴治入問曰：「先生何言，致伊感悔之速？」先生曰：「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，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。」鳴治愕然請問。先生曰：「舜常自以爲大不孝，所以能孝；瞽瞍常自以爲大慈，所以不能慈；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，今何不會豫悅我？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，尙謂自家能慈，所以愈不能慈。舜只思父提孩我時，如何愛我，今日不愛，只是我不能盡孝；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，所以愈能孝。」

習腹底豫時，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；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，習腹亦做成個慈父。」

先生曰：「肅，烝，烝，又，不格，姦。本註說象已自進於義，不至大爲姦惡；舜微庸後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，何大姦惡如之舜？只是自進於父，以父薰烝，不去正他姦惡。凡——文過揜惡，此是惡人常態；若要指摘他是非，反去激他惡作。——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，亦是要象的好心太急，此就是舜之過處；經過來，乃知功夫只在自己，不去責人，所以致得克諧，此是舜動心忍性，增益不能處。古人言語，俱是自家經歷過來，所以說得親切；遺之後世，曲當人情，若非自家經過，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？」

先生曰：「蘇秦，張儀之智，也是聖人之資；後世事業文章，許多豪傑名家，只是學得儀秦故智，儀秦學術，善揣摩人情，無一些不中人肯綮，故其說不能窮。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，但用之於不善爾。」

或問未發已發。先生曰：「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，只得劈頭說個無未發已發，使人自思得之；若說有個已發未發，聽者依舊落在後人，見解若真，見得無未發已發，說個有未發已發，原不妨，原有個未發已發在。」問曰：「未發未嘗不知，已發未嘗不中。譬如鐘聲未扣，不可謂無，既扣，不可謂

有畢竟有個扣與不扣何如？先生曰：『未扣時，原是驚天動地；既扣時，也只是寂天寞地。』

先生鍛鍊人處，一言之下，感人最深。一日王汝止出遊歸，先生問曰：『遊何見？』對曰：『見滿街人都
是聖人。』先生曰：『爾看滿街人是聖人，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。』又一日，蘆蘿石出遊而歸，見
先生曰：『今日見一異事！』先生曰：『何異？』對曰：『見滿街人都是聖人。』先生曰：『此亦常事
耳，何足爲異？』蓋汝止走角未融，『蘿石恍見有悟，故問同答異，皆反其言而進之。』洪與黃正之張叔
謙汝中，丙戌會試歸，爲先生道途中講學，有信有不信。先生曰：『你們拏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，人
見聖人來，都怕走了，如何講得行？須做得個愚夫愚婦，方可與人講學。』洪又言：『今日要見人品
高下最易。』先生曰：『何以見之？』對曰：『先生譬如泰山在前，有不知仰者，須是無目人。』先生
曰：『泰山不如平地大，平地有何可見？』先生一言，剪裁剖破終年驚外好高之病，在座者莫不悚
懼。

黃以方問：『博學於文，爲隨事學存此天理；然則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，其說似不相合。』先生曰：『
詩書六藝，皆是天理之發見，文字都包在其中；考之詩書六藝，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，不特發見於
文爲文耳。餘力學文，亦只博學於文中事。』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：『此亦有爲而言，其實